

292038

基本館藏

川劇藝術研究



2

川劇藝術研究

第 二 集

重慶市戲曲工作委員會編

重慶人民出版社

川 剧 艺 术 研 究

第 二 集

重庆市戏曲工作委员会編

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重庆嘉陵路 344 号)

重庆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書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 x 1168¹/₃₂ 印张: 7 ³/₈ 插頁 1 字数: 142 千

1961 年 6 月第 1 版 196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統一书号: 10114 328

定价: (7)0.82 元



魁星



玉夔夔
駢駢



項羽



吳漢



姜維



張飛
(老臉)

BAG 58/05

目 录

談《单刀会》的表演……………張德成（ 1 ）

刚柔相济……………周慕蓮（ 15 ）

——我表演《打神》的粗浅体会

《庆云宫》的表演艺术……………周慕蓮（ 38 ）

閨門旦和奴旦的表演……………陽友鶴（ 52 ）

初見容易細思難……………周慕蓮（ 59 ）

——回忆康芷林先生表演的《三难新郎》

“冷、窘、酸、难”！……………（ 69 ）

——回忆康芷林先生表演的《評雪辯踪》

“三庆会”和康芷林……………周慕蓮（ 79 ）

魏香庭在《店房賣侄》中的表演艺术……………盧鴻沐（ 94 ）

回忆傅三乾老师教我唱《胡璉鬧釵》……………李文杰（ 113 ）

初忆傅三乾老师……………劉裕龍（ 130 ）

談《紅衲袄》的唱腔运用……………張德成（ 143 ）

導、演《美奴傳》的幾點體會……………周裕祥（213）

川劇臉譜……………許音遂

談《單刀會》的表演

張德成

川劇《單刀會》在關漢卿《關大王獨赴單刀會》基礎上發展而成。《單刀會》之前有《索地》、《坐帳》兩折，寫孫權因派諸葛瑾索還荊州不果，斥中間人魯肅負責；魯肅乃設宴於臨江亭，邀請關羽於五月十三日赴會，暗中夾壁埋伏甲兵，準備筵間要挾關羽歸還荊州。關平拿獲东吴下書人，關羽坐帳詢問，毅然答允“依期赴召”。接着便是《單刀會》，描寫關羽和魯肅在索還荊州這個中心事件上展開的一場緊張激烈的衝突。

川劇《單刀會》最初用崑腔演唱（如“舒頤班”的周甫臣），至蘭甫澄、劉連中時改唱高腔。但這兩種路子都不大受觀眾歡迎，大家都感到用崑腔、高腔唱既松散，又無勁。經過一些老先生再三摸索研究，才發現其中症結所在，是由於曲調與人物性格不投，所以後來如肖遐亭、黃炳南、張建亭及川北錢家父子等名生角便再改唱成胡琴戲的《二黃老調》。我也是從老調來唱《單刀會》的。

老調，有如高腔中的漢腔（從《端正好》、《一支花》、《斗鶴鶩》等牌子提精泌萃而成），其性亢而正，其調蒼而勁，恰與關

羽性格适合，故自《索地》、《坐帐》到《单刀会》，关羽必須唱足十三个半老調。这是老先生們費尽心机才摸到的正确路子，用《老調》唱《单刀会》确是最适宜于表現关羽性格和身份。如果有人怀疑此点，不妨試以高腔的《梭梭崗》、《鏢秋儿》等曲牌来唱一下关羽，尽管唱詞完全一样，然而关羽肯定将被唱得面目全非。

川剧《单刀会》的关羽，我們不用武生扮，因为武生無論語气或身段都不足以表現关羽老練的風度；更不用花脸扮，因为从关羽“夜讀春秋”等史实来看，他显然是位儒将，花脸（或武生）无法表現其儒雅的气質。所以我們川剧从来是由正生来扮《单刀会》的关羽。我現在便把自己在这折戏中演关羽的点滴心得談出来向同志們請教。

川剧《单刀会》在关羽上場之前，船快靠岸时，先有魯肃与报子的一段对白：

魯 肃 （紧张地問）帶了多少人馬？

报 子 （气喘呼呼，嘴一张一张地，情急一时說不出，故只是伸出二指）……

魯 肃 两万？

报 子 莫得。

魯 肃 两千？

报 子 莫得。

魯 肃 两百？

报 子 莫得。

魯 肃 二十？

报 子 莫得。

魯 肃 究竟好多？

报 子 两个。

这种从两万逐渐說到只有两个的烘托，很有力地把 关羽仅带一人而入虎穴龙潭的勇敢气概，事先就給予了观众 很深的印象。魯肃問明对方虛实，很有把握地念“安排月中擒玉兔，謀成日里夺金烏”后下场。接着上关羽的飞舟，飞舟上场时 关羽是在船艙內，我們走的是“暗上船”的路子（“明上船”即 关羽現騎馬出場后才上船，这样会限制在船上的許多身法，所以我們不采此路）。周仓上念：“杀气凌云貫九霄，周仓今日逞英豪，父侯去赴临江会，展开青龙偃月刀。”念毕講白：“艙水，将篷赶开，父侯要觀江景。”然后搶步至台中向內 弯腰下矮，左手下插，作請式，叫一声：“請！”場面唢呐接起“關河沙”，关羽出場。我演时，作由船艙走出的光景，左手以袖障面，这个动作是說明艙內風小，而出艙后又加上篷已赶开，江風更大。那只是刚出船艙不可避免的动作，既然关羽是久經風浪的人，稍隔一会儿，也就不再障面了，故行至台口时，左手放下，卷袖，捏袖角，握着劍靶；右手拂鬚，朝右肋微弯。跟着和周仓掉面，周仓从原来向內場的方向轉身面对观众，两脚作弓箭式口，右脚直立，右腿擱平，左脚斜伸，手上的刀作拖刀式，我則背向观众，右脚踏置周仓右膝，左肋下佩劍立起。接着与周仓面向，对掌。之后，便是觀江景。觀时，先以“指語”告訴和指揮周倉，我要站觀的方向，周倉除騰出地位讓我觀看外，并一直随着我方向的移动而紧紧护卫在我身后，配順風式，我一共要在左、右、中三个方向各觀看一次，地势是从船上的樓檻朝下觀望，每次觀望的动作是将鬚擱手腕，一手握劍，一手

手掌微弯，高举置过头，两目朝下作观看式，每次移动方向时步法均配合单锤锣鼓，观毕并与周仓对掌。

以上是观江景的一些动作和式口，但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动作和式口都是必须联系着人物的内心的，也就是说，必须先得有观江景之心，然后再应用于观江景时的手，如果光记住这些观江景的动作，而不先准确掌握住关羽观江景时有些什么心理活动，这样的表演不仅谈不上出神入化，而且会形成行尸走肉。那么关羽在船上的心理活动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许多演关羽的同志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例如，有的同志认为关羽在船上观江景时的心理很复杂，是在思索些防备、对付鲁肃的具体办法，我觉得这个看法是不妥当的，如果关羽真的上了船才去想防备、对付鲁肃的具体办法，关羽也就不成其为关羽了。临江宴的这杯酒和这顿饭非比寻常，它显然是鸿门宴的重演，如果事先一切不布置得周密妥贴，不是有了万无一失的把握，关羽能贸然上船来继续筹划对付敌手的具体办法吗？且不说荆州与临江亭只有一江之隔，路程不远（关羽吃了午饭还要坐船逆水回荆州，可见路途充其量不过小半天水路），一下就到，根本不可能有想些具体办法的时间；即使在船上行程较久，上船再想具体办法也都已经晚了。以关羽本人来说，他不仅有勇有谋，而且赴这种宴会还不是“生毛桃”和“黄昏子”，他是经历过这种场面的，在此之前周瑜请刘备赴禾良会，那次周瑜也同样是准备席间以三声金钟为号，要杀刘备。刘备带着关羽赴会时，就是走在路上还在想具体办法，但关羽便老实不客气地批评过他大哥一顿：“在家不商量，出外少主张”（详见川剧《禾良会》）。试想，他以前作保薦臣子时都懂得

赴这种宴会要在家里便布置停妥，未必这回落到自己脑壳上的时候反而糊涂起来了嗎？从事实上来说，他在《坐帐》时已经是早有具体办法了：“命关平备战船十艘，内藏关西善水军四十名，沿江荡桨，只见我红旗招展，飞渡接应。”可以肯定的说，连在会上鲁肃将说些什么样的话，鲁肃有些什么样的诡计、埋伏，什么时候事件将发展变化到什么样的程度……等等，关羽都是事先瞭如指掌的，因此他是在“谋无遗策，举无废功”的周密计划、布置停妥的心情下才登舟赴会的。我们在他观江景时的表演上，决不能去表现他上船之后还在想具体办法的心理，这样才不致歪曲和损坏关羽形象的真实性的。

我体会关羽观望江景不过假意，并非真心。你想，他不是刚刚来到长江一带，坐镇荆州已非短时，江上风景难道还没有看够嗎？因此，我理解他观江景真实的心理活动有三：最主要的是远观近察，因荆州及临江亭沿江两岸，蘆葦甚多，易藏伏兵，关羽之所以要观江景，显然是借观江景来察看东吴是否在蘆葦深处设有伏兵；其次，因见江水而回忆起昔日赤壁鏖兵的情景，故不禁有着“千古流不尽的英雄血”的气概；再次，才是在有备无患的心情下来观赏长江的景色以排遣一下紧张工作（即《坐帐》调遣、布置等）之后的疲劳，松一口气。我观看江景就是以这些作为心理依据的，即不是在想对付鲁肃的具体办法，也不是为观江景而观江景。在中間观江景时，周倉即站到台中后方桌上的椅子上去，双手捧刀过头，随着我观毕江景，亦回轉走向桌子、坐到椅上，周倉立关背后，关羽面向观众，左脚弓式，右脚箭式，左手横置右腰，念以下三句定场诗：

独驾孤舟气概雄，

不附单刀誰与同？

赤兔馬追千里日，

周倉接念第四句：

单刀赴会一江風。

第二句，原来有的老先生演时是“魯肃請某过江东”，这是句水詞，意义不大，且像一般請吃午飯的口气，与此戏气氛不协调和，故后来有的老先生改为“不赴单刀誰与同”。我初演这戏时，觉得其中这一“赴”字不够妥当，关羽明明是赴临江宴，怎么能說是不赴单刀呢？曾为这一个字思索很久，我想，也許“赴”字是“負”或者“付”的訛音吧？但又覺不負单刀与不付单刀都講不通。想来想去，发现只有将“赴”改作“附”才合情合理，意即今天除开借周倉带着这把单刀去赴魯肃的宴会以外，誰还能和我一同去深入虎穴龙潭呵。

定場詩念完，不加講白（事实上亦无白可講，講江景嗎？长住荆州，今天过个对河，又有何江景可講？吩咐周倉一点什么嗎？什么都已布置得妥妥当当的，还有什么話可說？），所以接唱《老調》：

一江風卷起了波涛汹涌，

順江飄来浪里龙；

才离了重鎮荆襄地，

又来在龙潭虎穴中。

唱头句时，我在动作上是斜襟，左手袖口起角朝上，左手掌心向外朝左方推出，高度略与左肩平行；右手理鬚朝右微弯，两脚仍作弓箭式不动。头句唱完場面下《老調換头》鑼鼓，配合唱第二句时，左手收回，袖口起角朝下略弯置于左腿，右

手以大、中、食三指理一股鬚，高度略与耳齐，肋孔亮开。唱完复下鑼鼓。第三句原来是“才离了九重龙凤阙”，我觉得关羽不过是一侯爵，并未当皇帝，焉能称其所居为“九重龙凤阙”？故改为“才离了重鎮荆襄地”。唱时更換式口，将起角袖子搭下，左手拂中間一股髻口朝右，右手五指张开現掌，高举过头，手腕向左半弯作迴抱式，两手配起来則成半太极图式。唱末句时，右手拂髻向右，左手伸掌置顎下，臉略向左作看状，唱完場面起大鑼鼓，周倉照視岸上蘆葦深处，忽叫：“唉呀！父侯，岸上蘆葦在动，莫非有詐？”关羽反問：“汝莫非惧他？”周倉回說：“儿随父侯东蕩西杀，南征北討，尚且不惧，何惧东吳群鼠！”关羽夸奖他說：“壯哉呀，壯哉！真虎将之言也！”我說这句时，将“壯哉呀”的尾音拖得很长，再接說第二个“壯哉”，即：“壯哉呀——壯哉！”特別在“哉”字上取劲，声音放高，动作上头个“壯哉”以左手捏住袖口，两个“壯哉”将两手大指同时翘起。旋換式口，左袖朝內起角，拂左面髻口一股，右手斜朝下方成弓箭式，接唱：

那怕他兵多将又勇，

关某怀藏虎豹雄，

魯子敬若提荆州事，

管教他鴻門設宴一場空。

这四句只配三个式口，可仍以前面四句的前三个式口来做。为什么四句只配三个式口呢？因第三句与第四句須要联着唱，中間如加动作，反而会破坏語气的联貫性。唱毕內場起“四面鑼鼓”，魯肃偕一将（捧酒盘）上場。以往魯肃上場后，先要叫将“前去看来，可是君侯的船舟”。我演这戏时，觉

得这句话是多余的圈套，因为前面报子已向他报过，而且船上明明插起“斗大一个关字”的大纛，鲁肃又非瞎子。所以我便与演鲁肃的同志商量，请他把叫将来看我的那段话割爱，干脆在见到我后便直接招呼我：“那是君侯。”我也直截了当回一声：“那是大夫。”以下两人对白：

鲁 肃 我肃登舟奉迎。

关 羽 关某登筵奉拜。

鲁 肃 （同时大笑）哈哈……
关 羽

这个哈哈打得各有各的意思，鲁肃一面是在这样欢庆：“只要你来，事情就好办了”，一面则暗视船上有无援兵；至于关羽的笑，其心理则是：“你今天请吃饭我硬来了，看我有这胆子莫得。你不要高兴早了。”

两人打过哈哈后，艄水搭跳，鲁肃一人上船，关羽趋前迎接，向鲁肃一揖。以往有的演这个戏，在鲁肃上船时，演周仓、关羽的要跑上去前后左右地捏搜鲁肃的袖子，这固然是演员的一番好心，深怕鲁肃袖内藏有匕首之类的玩意儿。可是我觉得这番好心反倒把关羽显得渺小了，事情很明白，即使鲁肃袖内真有凶器吧，难道出入百万军中尚且不惧的关羽还搞不过一个鲁肃？所以我演此戏，便决定取消这个无聊动作，只是在作揖为礼时暗中盯着鲁肃的举动便够了。我向鲁肃一揖后，即动身上岸。以往演鲁肃的同志要争着走关羽前头，演周仓的又偏不服气猴抓武抓地去把鲁肃抓回来让关羽先走。我觉得这有些不像话，既然表面是宴会，在未翻脸前，大家总得装成客客气气的样儿，宴要像个宴，主要像个主，还未坐上席，刚刚相见就玩起抓扯来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演此戏时，事先便

和演魯肅的演員同志商議好，希望他自己最好站在主人的地位，不要來和我爭先恐後的，讓我先走；又叫周倉也不要一見魯肅便磨拳擦掌的，這樣就合理得多了。我作揖後上岸時，一面要用眉眼告訴周倉：“注意着魯肅呀，怕他暗算。”周倉也會意地以眉眼回答我：“各自放心，有我保駕。”我下船在步法及速度上非常之快，因為後面的魯肅便是敵人，如果扶着扶手一步一步慢慢走，萬一魯肅在背後放冷箭咋辦？所以我剛一作揖，隨即轉身，右手挑鬚，左手按劍把，起右脚亮靴底，緊接一個彪步跳下跳板（即一步便走完跳板），站定岸上後，立即回顧船上的魯肅，觀看神色動靜。

三人下船上岸後，走圓場，進臨江亭（設宴所在）。一進臨江亭，空氣立刻轉變，四個人（關羽、周倉、魯肅、黃文）雖都貌似鎮靜，實際是如臨大敵。關羽和周倉這一方面的心理是隨時防不丟，魯肅和黃文那一方面的心理是惟恐臨事失機。在席位坐法上，關羽坐中間，周倉站下場口，魯肅坐上場口，黃文挨着魯肅站，手捧酒盤。坐定後，先是寒暄一番，接着魯肅便要敬關羽三杯酒，這三杯酒決不會是尋常請客待宴那麼吃法，我是這樣來對付這三杯酒的：

第一杯酒：魯肅說：“略備一樽，與君侯洗塵。”我接過酒杯後，目視周倉，周倉眉眼示意：“怕有毒，吃不得。”我又眉眼：“我早就理會了。”一面轉對魯肅說：“某從不飲人頭盞。”魯肅心想：“我等下才得發作，酒里其實莫得啥子。”故回答我說：“君侯見疑，肅當先飲。”魯肅掉背飲時，我和周倉都要身子前進一步，去注視魯肅是否真的飲了，以驗假異。見魯肅真已飲下後，我與周倉互相眉眼：“果然無毒，都

看到的。”

第二杯酒：我接过后，又目视周仓，周仓眉眼答我：“还是吃不得，怕是鴛鴦壺。”我再眉眼：“那打个啥子主意呢？”周仓指刀，眉眼提醒我：“拿給刀吃嘛，有毒无毒，刀便測驗得出。”这正合关羽的意思。談到这里，我想插句題外的話，有的同志認為周仓在临江赴会中的性格是有勇无謀的，我的看法頗有不同。試想：这种宴会的性質何等严重，关羽能带一个有勇无謀的人偕同赴会嗎？如果說关羽帳下只有一个有勇无謀的周仓，那他当然別无办法，只好带着周仓去濫竽充數了，然而，誰也知道关羽帳下是人材济济的，武有胡般、廖化、糜若、傅世仁；文有伊籍、馬良、王普、糜竺，个个他都不带，連关平都只能打个接应，偏偏只带一个周仓，难道关羽是傻瓜或瞎子嗎？显然不是这样，正是因为周仓有勇有謀，所以关羽才只叫“周仓来日随父往”，去“試看东吳摆战場”的。从事实上来說，他在这第二杯酒上所献的这条計策能与关羽不謀而合，又岂是一个有勇无謀之人所能做得到的嗎？因此我演这个戏时，对于配角周仓的性格，事先我总是要和演这个角色的演員同志講明，提醒他不要演成了有勇无謀的匹夫周仓，而應該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周仓。話扯远了，現在閑言閑語隨風散，書归正传表詳端吧。我同意了周仓的暗示后，隨即吩咐：“周仓，抬刀！”周仓得令，将青龙偃月刀如泰山压頂一般从魯肃面前一划而下，刀口朝外，我右手端杯，左手握着刀把高叫一声：“刀哇！刀——！”头一个刀字喊得低而沉，声不拖长，第二个刀字則用尽全副精神来喊，要喊得又高又圓，声音有些顫动，尾音拖得很长而且愈拖愈向高冲。我喊这句之所以如此激动

和特別加以突出，在心理和感情上是這樣，今日正是你出力報效、制敵取勝的時候。喊後接白：“汝在千槍萬刃中，取大將首級易如探囊取物；今日大夫請某臨江赴會，席前若有不公不法之事，倒要勞汝一勞，當飲此盅。”這段講白有兩處要注意，其一是說到“席前若有不公不法”時，轉頭看一下魯肅，含有警告他不要玩火之意（魯肅則要以眉眼表示“莫得、莫得”）；其二是在說完“當飲此盅”時，即將杯內之酒全部傾洒到刀上，這並不是真的要請刀吃酒，真正的目的是要從而測驗出這酒有毒無毒。我們川劇傳統中是這樣相傳的，關羽的青龍偃月刀如果碰上有毒的東西，必定會像鐵錐用到鋼上濺出火花。既然是要借以驗酒，故洒酒的动作一定要洒得準確，對准刀叶，以免失手洒不上目標，不能隨意傾洒，更不能馬馬虎虎做个洒的动作就算了，因为这个动作非同小可，而是关系着关羽的性命的，所以虽是个小动作，却必須慎重对待。另外，洒完酒后，有的兄弟劇種中演這戲演到此处，關羽要前傾一步去細細辨察刀叶是否变色，但我們川劇中，關羽之刀碰到有毒之物如前所說，既不是变色而是火花濺起，所以我洒酒后便沒有前走一步去看，有毒火花自會濺得高高的，只消站在原地注視一下就行了。关于洒酒后周仓以靠叶子擦刀的动作，川劇沒有采用过，我演这个戏，是只由周仓将刀抖动一下，抖掉余酒。

第三杯酒：我接过第三杯，又目視周仓，他眉眼告訴我：“最好还是莫吃，但計策一时还想不出。”我眉眼告訴他：“莫来头，我还有一法。”隨即轉面掉手交杯，向魯肅眉眼，“這杯是給我吃的嗎？”接着連連以手指魯肅背後。这个連連指的动作很重要，意思是說：“你看、你看，你背後那些人哪里